

求恕齋
叢書

遜齋文集

卷之四

遜齋文集

遜齋文集卷五

錢塘吳承志簞

吳興劉承幹校

東晉南宋強弱論

東晉南宋皆衰弱而局勢不同東晉君弱而臣強朝政不修重兵屬於鎮將故其亡也由內篡南宋則君與臣俱弱朝廷既失政邊閫俱憤師而不習兵故其亡也由外寇觀兩朝之覆轍所以謀強國者可知矣宋史度宗紀贊云考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雄睿之主不世出困知勉行擇善而固執中材

以下皆可爲之君不自強求振起之效於臣臣有法守
不專制不能效也專制則二君矣是以臣強其弊爲王
敦爲蘇峻爲桓溫爲桓元臣不強其弊爲韓侂冑爲賈
似道二者俱足以覆國非變此易彼卽可轉弱爲強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斯言誠萬世不易矣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有
東晉國勢不弱一條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宋季
恥議和一條讀史者不可不知今錄於後

商榷云東晉君弱臣彊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卻不
爲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

滅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
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子
義真鎮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買德謂赫連勃勃曰關
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
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言實爲破
的

養新錄云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
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冑志在恢復訖無成
功及金人爲蒙古所困眞西山奏請絕其歲幣嗣是金
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

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算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眞魏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蹙地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郢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旣而盡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於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

曲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強彼又先遣使而必不肯
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
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
同日語也

觀以上兩說東晉南宋之國勢瞭然矣宋史儒林傳云
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杜範方攻清
之誤國眞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今日
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
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杜說卽爲錢氏所本眞說推原
兵力之不振由累朝之言和和議成則戰備弛故至於

不能攻敵并不能禦敵也二說互反而皆正論張浚符離之敗卽坐紹興君臣玩愒日久軍將攜貳不肯盡力之失其富平之挫自因東南事急倉卒出師所致全民祖望鮎埼亭外集曲端論言之甚悉當分別觀之

論膠州灣事

上歲冬德意志國人以山東膠州民戕殺其教士引兵艦入海灣脅礮臺兵退舍章總兵不能拒電陳其狀於總理衙門委所守走內地德兵遂登陸李撫部奏奪總兵職別選將募新軍爲戰備總理大臣主修睦綏其議易張撫部與講解事以寢海灣地方百里遽捐棄假之

營屯置商埠未數月日照縣民復與彼教之士相失戕
殺如膠州今春德兵再整隊入縣城占民居內及沂州
府挾礮具自衛諭之退不應毓撫部懼久踞悉防衛兵
鎮遏申於 朝戒守備 朝命袁侍郎率所部繼進兵
大集氣始奪斂隊偃礮具還屯聽講解論者曰觀今事
之以嚴守而和也前此之以和罷守爲誤甚矣方德艦
之入膠州灣也其駐京之使尙日與總署爭福建三沙
灣岸之地未嘗拂然去也其聲言攻礮臺也亦惟是恫
喝以虛詞非有明白戰書約期從事也總兵卻以正言
度未必徑至於相犯卽犯而失順釁自彼開我亦有詞

可藉法蘭西人之攻浙江招寶山也屢施礮屢爲守者
所卻何至彼之彈發無不中我之臺必爲所毀哉總兵
庸闇不知計咨於總署總署洞敵情僞計當勉之爲此
不戰而先屈以所守與人置鎮將何爲總署亦庸闇從
之而靡於是臺與礮與兵盡成虛設敵所入如無人之
境矣李撫部之罪總兵而禡其職也法也別選將募新
軍爲戰備乃挫喪以後事勢所不得不然者也兵以威
敵威不振爲敵所侮兵鈍無可用非別募精壯練成雄
勁使氣充盛而力完固不能振弱形杜敵萌也總署畏
言戰故併其計一切紂之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之局

可不自我而開守之基不能不自我而立守廢我之地
將與敵共不特無戰可言抑且無和可言更有何術以
持於不敗總署之不知守也正其不知和也沂州府治
之覺雖肇自日照縣爲梗之民實則膠州之失計有以
先之府治在腹地中去海岸二百餘里兵艦之力所不
能及無前失固不敢輕入也海岸之地總署久視如甌
脫不計度要害今則并內地亦當敵衝後來之憂不知
所已易言思患預防左氏傳曰慎守其一備其不虞守
之爲義有國所不廢守強戰可息守弱勢日蹙蹙至於
極不能不背城以戰戰不能行斯不國矣今戰之局尙

遠守爲切近守之如何曰修軍政曰修官政修有要綱
曰去疆閫自弱之弊曰去樞府自弱之弊

論槍礮

火礮火槍之制俱始於明宋金元三史及續通鑑諸書
所載皆名同而已非今之火礮火槍也宋史禮志乾道
四年十月殿前司官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
帶平地可作教場十六日車駕至灘上校閱訖呈試驍
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礮火礮煙筒火礮與車礮別
爲二目魏勝傳云勝自創礮車施火石火石謂礮石中
置火藥可燃發者古礮止用石方圓厚薄從質所宜後

施於火攻更鑿孔加置以藥咸繼光練兵實紀雜集石礮解云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亦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纏線葦筒置于邊牆垛口遇賊至牆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明邊牆所置石礮卽其遺制火礮謂此礮車礮則純石之古礮也石礮可手擲亦可機發魏勝以前不盡施於車故志與車礮別言勝後通以車架發咸淳御教記教陣訖呈大刀車礮煙槍諸色武藝記止言車礮不及火礮是火礮在車礮中矣續通鑑宋紀蒙古攻汴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

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城上樓櫓隨擊而碎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卽延焚蒙古礮亦有火與純石兩種元史方技附傳亦思馬因善造礮至元十年從國兵攻襄陽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世祖紀作回回亦思馬因創作巨石礮亦思馬因所創爲蒙古最後之新礮轟擊聲震天地其製仍是以機發巨石攻汴之火礮亦爲石礮可知也石礮大者重至千斤機力所能發百五十斤已爲至巨巴延傳又有金汁礮順風擊之焚沙洋廬舍煙燄漲天

宋季三朝政要亦作火礮金汁礮用以焚廬舍似是火
毬曾公亮武經霹靂之毬楊萬里集海艚賦序作霹靂
礮礮與毬當時通名非別有銅鐵鑄成可施火藥之礮
明史兵志云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礮攻
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明志不知火
礮卽石之變制因疑元所造與古有異實則造法具於
史文所不傳者惟機之巧制耳宋兵志咸淳九年沿邊
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
宋所降回回礮式卽元所得於西域者其無異礮亦明
矣方以智通雅器用篇敘礮始末云今有火器用硝黃

乃從外國傳此法因立神機營以火發彈之礮自明神機始說無可易宋忠義傳張順進高頭港口各船置火槍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張順所置火礮卽禮志火礮火槍卽煙槍志所謂煙筒今日噴筒與明火槍亦全別兵志又有突火槍云以鉅竹爲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燄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突火槍別是大火箭練兵實紀續集飛槍解云造用徑六七分荆木爲柄後杪三棱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發之可去三百步其聲如雷大火箭藥發亦有聲突火槍卽飛槍竹筒所以安箭胡宗憲籌海圖編神機箭圖說引

邵守德云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明世亦尙用竹筒也續通鑑金汴城中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此飛火槍爲張順所置之火槍其火礮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聲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乃明之地雷籌海圖編地雷礮圖說引邵氏云以生鐵鑄成實藥斗許檀木砧砧至底砧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埋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機關藏火踏動從下震起火燄中天鐵塊如飛蝗著人卽死震天雷卽地雷之施於城上不埋入地中者其制仍出自石礮但變石爲鐵唐順之稗編云西安城舊